

最经典最催人泪下的
百本言情之一

百·万·读·者·赞·不·绝·口

一念之差，十年挚爱
却抵不过一滴金枝血！

险象环生，手握权柄
涅槃归来再掀复仇风暴！

最哀恸悲绝的宫廷绝恋
最大气磅礴的诡谲风云

我不甘心，天下人皆可定吾之罪，
惟有你，不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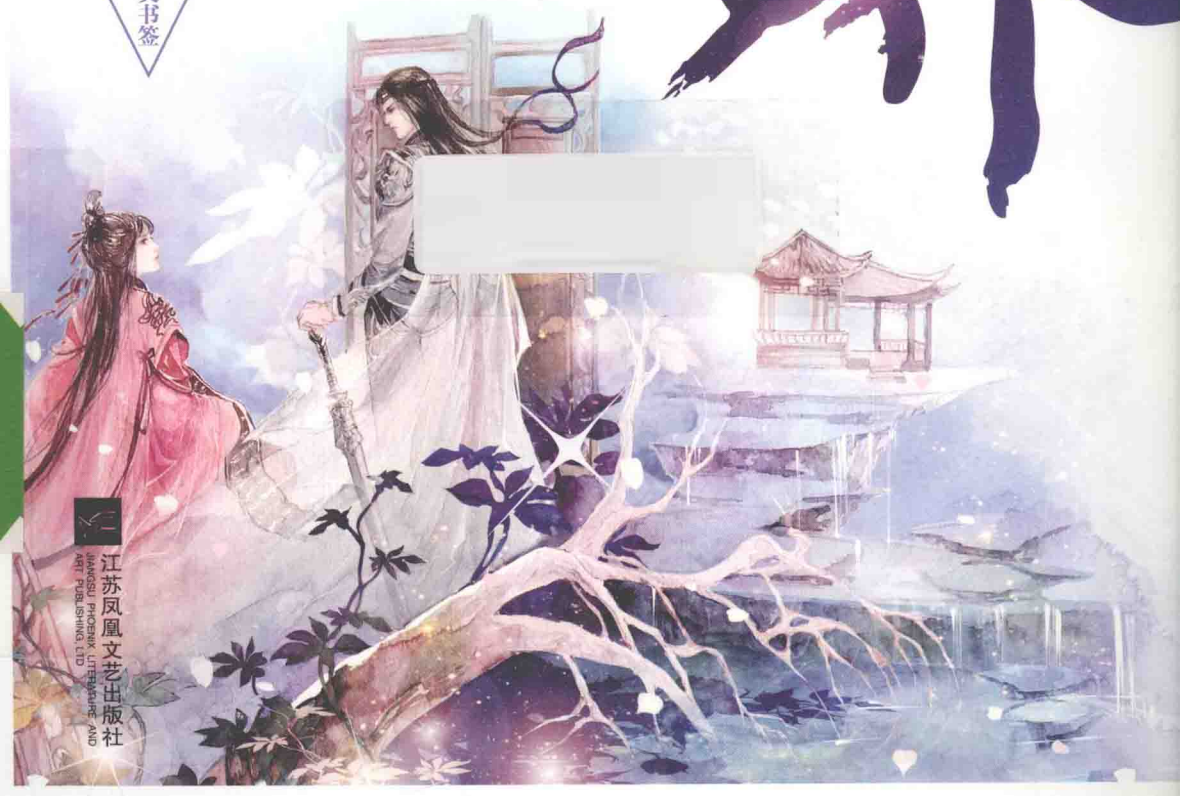
数次修订
新增独家番外

·赠送·
精美书签

帝后

下

沐非
著
MAIFEI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帝台娇

沐非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帝台娇：全2册 / 沐非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5399-7848-2

I. ①帝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5340号

书 名	帝台娇：全2册
著 者	沐 非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李 婕
封 面 设 计	许 静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 毫米
印 张	19
字 数	360千字
版 次	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848-2
定 价	50.00（全二册）

（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Contents
目录

D I T A I J I A O

第二十章	第二十九章	第二十八章	第二十七章	第二十六章	第二十五章	第二十四章	第二十三章	第二十二章	第二十一章
战局	宝藏	萧墙	重逢	连环	边衅	御印	北狄	反目	梦魔
/ 129	/ 113	/ 099	/ 085	/ 071	/ 058	/ 043	/ 029	/ 015	/ 001



Contents 目录

D I T A I J I A O

番外五	番外四	番外三	番外二	番外一	第三十八章	第三十七章	第三十六章	第三十五章	第三十四章	第三十三章	第三十二章	第三十一章
伽蓝	昭阳	未央	虎牙	对弈	曲终	朝觐	大婚	勤王	命悬	坦诚	英雄	攻城
/ 287	/ 272	/ 264	/ 259	/ 256	/ 241	/ 228	/ 214	/ 199	/ 187	/ 172	/ 158	/ 142





第二十一章 梦魇

D I T A I J I A O

半睡半醒间，疏真只觉得浑身如火烧一般，那高崖边的一切，化作无数幻景飞舞，于她而言，是最鲜血淋漓的讽刺。

只是……黄粱一梦而已。

只是，梦醒得迟了些。

“她还是高烧不退……”

朱闻以手覆在她额头上，只觉得一片火烫，俯身看去，看到她嘴角起了水泡，仍在兀自喃喃，雪色容颜上蒙上了一层怪异的绯红，汗水从鬓间缓缓滑落，整个人都透着病态的憔悴。

“她三番两次失血，又内力受创，再加上心绪激愤——这一次，所有的伤全数爆发出来，情况更是棘手。”

叶秋轻声咳了一下，面色也显得有些发青——他自己旧伤也未愈，彻夜苦思研究药方之后，胸口也越发疼痛起来。

朱闻有些歉疚，连忙道：“先生真是受累了，不如先去休息吧，这边有我看着便是。”

叶秋微微苦笑，所说的言语让朱闻心中一惊：“我受累倒是无妨，只怕她目前的状况大大不妙，需有我上次提起的圣药一类才能有效。”

话到舌间，他已经看见朱闻眼中一红，随即那神色却让人战栗：“狄人的水晶果是吗……无论使什么手段，我都会弄到手的。”

他咬牙说道，随即取过小几上的药碗，用小汤匙细细舀了，再用银柄微撬开她的齿缝，小心翼翼地喂了几口，疏真无意识地呛咳起来，顿时吐出了大半。

朱闻剑眉一皱，俊容上居然掠过一道可疑的红色，随即将药饮了半盏，将她上身扶起，俯下身来，双唇相对之下，竟一口口渡给了她！

如此饮了一盏，再不见她将药汁吐出，朱闻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些，他正要继续询问伤情，却听门槛外有人垂手禀道：“二王子，王上赐下赤金甲十套，白银八万两，还有明州野鸭油羽缎五匹……”

朱闻耐了性子听着，听到最后有何首乌和茯苓等物，不禁点头暗赞。

这些厚赐来自王室，既是抚慰，又是燮王对次子宠信眷顾的象征。今日这消息一旦传扬开去，只怕又有人要评估王位的下落了。

帝台娇

朱闻心下沉思，面上不禁冷笑起来，如今满城混乱，许多处宅院被毁，更有半条街被黑衣蒙面人屠戮殆尽，整个王城仿佛被捅翻了的马蜂窝，人人惶恐，纷乱之下，皆在谣传狄人攻入了城中。

朱炎先是召有司来责问，随即城门领便在御前诅咒发誓：没有一个狄人可以长驱直入城中。细查之下，竟发觉死者大都身份诡异，经不住推敲，颇有可疑之处。这一下非同小可，朱炎连慰问勋贵家属也顾不得了，怒斥命令彻查，顿时城中又是一片血雨腥风。

朱闻因之前被刺，倒是跟此事摘了个干净，燮王唤他前去，大约是要仰仗他平乱。

他转身欲行，却又回头深深凝视着疏真，随即再次俯下身，薄唇相贴，一瞬间感受到温香软玉，随即，毫不犹豫地起身而去。

疏真在浑浑噩噩中，觉得好似有温热的唇印在自己嘴上，那样缠绵深情——
这是什么地方？

神思飘忽之下，她不禁回味起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，伤心迷乱之下，好似又回到了当初那一刻。

帝都郊外的灞原之上，正是苜蓿花盛开之时，一男一女并肩而立。风吹得花瓣纷飞，拂落肩头。

男子忽然道：“公主殿下……”

顾盼之间，冷峻俊逸的气质让他整个人都仿佛浸在彩霓之中。

“眼下狄人被我们所败，正是趁势追击之时——只可惜，新朝初立，不能穷追而尽。”

他仍在说着，疏真却忽然将头靠到他的肩膀上，两人情动之时，彼此的唇便再无一丝缝隙了。

梦中的飞花柳絮，宛如昨日一般清晰，疏真仍清晰地记得，自己曾低低唤了一声“萧策”。

那样两人四目相对、心魂契合，仿佛此时此刻便是永恒，无论之后有多少风刀霜剑、生死一瞬，都不过是等闲而已。

但世上终究没有永恒，不须沧海桑田，转眼之间，一切便灰飞烟灭，什么也不剩下。

疏真连续咳嗽着，苍白面庞上带上了几分病态的嫣红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瘦弱得皮包骨头。

叶秋凝视着她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是先前那个明丽飒爽的小师妹……他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冤孽……”

风吹过，天气越发转凉，落叶翩翩，从枝头飘飞而下，落到窗棂上，越发让人觉得萧瑟。

萧淑容下死命绞住了被角，听着侍女说从宫外传来的消息。她的面色在灯烛之下，显得有些青暗，一双妩媚美眸闪动着可怖的光芒，整个人都似妖姬鬼物一般。

她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眼角眉梢都带上了颓然，白瓷肌肤上的条条细纹也越发清晰：“欧阳瞻完了……”她又吐了一口气，声音沉重之下带了几分咬牙切齿的阴森，“这个不中用的东西……”

口气虽然如此鄙夷，但思及他背后的萧策，以及暗中潜藏的众多细作，她心中仍是不寒而栗——欧阳瞻握有如此庞大的势力，却仍落得这般田地，那么，这个敌人……未免太过可怕了！

她环抱住肩膀，仿佛弱不胜衣一般，打了个寒战，随即更咬紧了细牙：“朱闻……我不会让你如意的。”

她随即想起方才侍女所说，夔王召朱闻在大殿密谈了一个多时辰，心中更是一沉，脸上一阵抽搐。

无意识地绞着手中被褥，直到绸料成了一条一缕，她这才抬起头来，发间流苏直垂而下，明珠的冷光更让她眼神凌厉慑人：“朱闻，你既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，我就让你尝尝焦头烂额的滋味。”

她冷冷一笑，随即唤过随侍宫人，细声吩咐起来。

朱闻回到自家殿中时，已是很晚，疏真正在床上极不安稳地翻着身，冷汗不断流出。

朱闻正要让侍女替她更衣，却听疏真在床上细微呻吟了几句，也听不清什么内容，但其中的凄厉惊惶，仍让人心头一颤！

他心中一紧，上前揭开纱帷，却见疏真全身蜷缩着，正在不住颤动，她手掌几乎握得要出血，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，都要掐握住什么。

大概是魔着了……

朱闻如此想到，伸手试了试她的额头温度，说了一句“还未退烧”，却只见玉手一翻，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！

疏真又陷入了梦境。

半明半暗间，只看到这是一间辉煌华丽的正殿，飞檐斗拱上细刻了九龙御天的图案，

金丝楠木做成的大椅摆在正中，桌上湖笔端砚俱全。

明黄纱幔被风吹得四散飘飞，疏真斜躺在大椅之中，墨色瞳仁隐于黑暗中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她伸出手。雪白细腻的指尖上原本有做粗活的痕迹，但多年的养尊处优，却也使她得以逐渐将其恢复成一双柔荑。

雪白的手掌带出一截杏色衣袖，即便宽袍大袖也掩不住一双手的簌簌发抖。

她不由想起了方才与石秀的谈话，眼中更是带起无穷煞意：“公主殿下，这么多年来……假冒鸾凤的滋味如何？”

石秀那总是带笑的眼在此刻映入眼帘，让人脊背生出冷汗。

“石君侯，你喝得太醉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石秀好似觉得不可思议一般，飞眉微动之间，便有人呈上一卷画像。

“你仍是如此镇定，真是令人佩服——只是不知道萧大将军听到这消息，会是怎样的表情？”

以明黄凉缎裱边的画卷上，浓浅工笔精致华美，绘出一位身着华衣、发挽凤钗的少女。画师可说是笔意精湛，那少女娇纵任性的模样，裙角流霞般的锦缎褶皱，简直是栩栩如生。

疏真冷哼了一声，声音淡漠，更见寒意：“石君侯，你给本宫看这幅画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明人面前不说假话。”石秀仍是满面谦恭笑容，他轻声笑道，“这是公主殿下幼时的画像，画师虽然年轻，却仍把五官容貌画得惟妙惟肖。”

疏真眉心一凝，仿佛九天之上有无穷阴霾在这一刻停驻，她黛眉微挑，眼中神光一盛，似有凛然杀意拂面而出：“自从十年前狄人进犯京城，皇家宝物流落民间，便混杂了很多赝品，这幅画也未必是真迹。”

“瞒者瞒不识——公主殿下，您以为当年的知情人都死于狄人之手，您便能高枕无忧了吗？”

石秀仍是一派悠然，他轻振袍袖，便从公侯的紫罗朝服中取出一物，在灯光下晶莹剔透、宝光闪烁。

疏真一瞥之下，黑瞳在瞬间凝缩成一点，修长指甲狠狠刺入手掌中，她也浑然不觉。

七宝琉璃簪！

幽暗灯烛下，她死死凝视着这小小一支簪子，仿佛于暗夜中见到最熟悉的鬼魅，浑身血脉都为之冻结！

这个物件……它，应该是随着“那个人”一起落入万丈悬崖了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再看向石秀时，双眸已是一片冷然，只那眼角眉梢的一抹橘红，昭示着主人内心最深处的岩浆喷涌！

“真是笑话！”她凤眸一扫，顿时连双眉都似飞扬起来，那般肆意高华的姿态，让石秀也觉得有些胆怯，“拿这么一件宫中旧物到本宫眼前，石君侯你是想说明什么？”

她冷笑更甚，杏色长袖一拂之下，一方松鹤嬉戏端砚被扫落在地，发出响亮的破碎声。四溅的碎片划过石秀的脸颊，顿时便沁出一串血珠。

石秀不慌不忙，取出贴身巾帕，淡定而缓慢地将脸上血痕擦去，唇边的笑意在此刻看来，有些妖异了：“殿下又何必动怒，死物不能证明什么，那真人的笔墨呢？”

他又是一掏，乃是一张叠成四方的宣纸，其上笔迹娟秀，可惜失之柔弱浮虚，有些东倒西歪。看那墨色崭新，便知是近日所书。

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……”疏真看着那从小就看熟悉的字迹，轻声念出，随即不禁冷笑出声，“好一个‘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’……这确实是公主的手迹——石君侯你谋略深远，终究赢了本宫一筹。”

“你又何必妄自菲薄——这十年来，你冒充昭宁公主，建新军、平狄夷、镇诸侯，甚至被封为镇国神宁长公主殿下垂帘临朝，真可说风光无双。本君虽然棋高一着，却也在于机缘巧合，救了落难在外的真公主——对此，本君也只好说一声抱歉了。”

疏真看着他眼神中的一丝得意，缓缓闭眼，再睁开时，已是冷然无绪：“既然真正的公主在你手上，石君侯你何不当众公开，也好做本朝第一肱股之臣？”

“殿下难道不担心……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么？”石秀双目含笑，仿佛看向自己即将捕获的猎物，“更何况，您真甘心将一切拱手让出？”

疏真心领神会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跟聪明人说话，就是容易。”石秀朝她微微眨眼，很是暧昧地低语道，“新近收复了不少被狄人占领的州县，原本的官吏和缙绅都逃走了，可说是无主之地，我石家虽然是天下有数的名门大阀，所有的封邑却实在太少。”

疏真顿时大怒，一阵热血涌上脑：“这些土地都是天朝直属，乃是百姓赖以谋生的田地，从没有封给任何臣子的道理！”

“您又何必如此动怒——还真当自己是天朝之主了吗？”

石秀的恶意讥讽，让她浑身肌肤都因愤怒而转为微红！

她目光冰寒如箭，几乎要将对方射出一个洞来，僵持了半刻后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怒不可遏的情绪，沉声道：“此事牵涉甚多，一时半会恐难如你所愿。”

石秀似笑非笑地瞥了她一眼：“这我当然知道，我会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的。”

他笑意加深，径自道：“真正的昭宁公主也很有耐心，她在我别府中居住多年，一手刺绣颇为精湛——你若是喜欢，下次我带一幅给你。”

哈哈大笑中，他躬身告退，礼数周全到无懈可击。

疏真看着他逐渐离去，目光中的煞气越来越重，她只觉得掌心剧烈疼痛，她低下头观视，只见已是鲜血淋漓。

夜风从窗外脉脉吹入，案台上烛光闪烁不定，她垂目默然，整个身躯都在颤抖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她低沉的笑声，在深广大殿中显得分外悲怆疲倦。

手掌的伤处再次皮开肉绽，她也浑然不顾，低声笑着，取下笔架一旁的裁纸银刀，眯起眼，感受着它的刺眼雪光。

“到了这一步，原来还是逃不过老天的拨弄。”

想起方才的这一席对谈，她吹了口气，凛然锋芒便将她额前之发吹断，黑瞳之中除了苦涩，渐渐浮上玉碎天倾的决然。

“昭宁公主……你为什么非要回来呢……”

淡淡的叹息声中，带着让人浑身起颤的寒意。下一刻，疏真听到中庭有轻微的脚步声，正朝着这边而来。

疏真从幽思中瞬间惊觉，这样熟悉的脚步声，在薄雪上沙沙轻响，传入耳中那样温暖。

“萧策……”她抬起头，盈盈美目中闪过惊喜的复杂光芒，随即仿佛是想到了什么，笑容有些滞意。

“这么晚还在看奏折？”萧策星目一闪，心疼地轻责道。

他随即敏锐地感受到空气中的阴霾气息，皱眉道：“怎么了，有不顺心的政务？”

疏真微微颌首，凝视着他俊朗刚毅的眉目，心中莫名一酸“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不说也罢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一件轻羽罩袍便披在她的身上，萧策俯下身，替她系好缘带，轻声道：“夜已经深了，你也该睡了。”

他取过桌上未完的奏折，将它们分门别类收好，然后挽了疏真的手，两人一起走出勤政殿。

夜凉如水，两人漫步在宫道之上，彼此之间的气息都可以感觉到。

“石秀刚才来过？”

“嗯……”疏真的笑意带了一丝苦涩，很快隐没，她笑靥如花，贴着萧策耳边呵气，“你吃醋了？”

萧策的面上现出一片红晕，眼中的宠溺清晰可见：“你的品味还没低到如此地步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疏真放声大笑，几乎要将胸中积压的郁气吐出，她笑意盈盈，眉眼顿时色若春晓，毫无平日的端华威仪，萧策居然看得有些痴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热气在他耳边吹拂，不似挑逗，倒像是在调侃捉弄，萧策也不回头，单手抱住恶作剧的身边人，将她环在胸前，两人顿时再无任何空隙。

“石秀若再给你添任何难题，我便将他府兵的所有俸禄都浮没——长江水道湍急，沉没一两艘补给也是自然之事。”他的声音一本正经，说的居然是如此犀利歹毒之事，让疏真笑倒，简直直不起腰来。

萧策眼中暖意更浓：“有什么烦心的，都不要老是一个人操心，吩咐下面人奔走便是。”

“我明白……”疏真伏在他胸前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，她的声音有些含糊，“萧策，假如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假如……我是说假如，我不是公主，而是一个平凡的女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”

“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”萧策轻微不悦，使得胸膛也微微震动，“先帝所出公主甚多，早在变乱之前，便有意将其中一位下嫁于我。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萧策瞪了她一眼，轻拧她脸颊，笑道：“当然不曾……我有幸见过几位公主，那样的仪仗排场、行事做派……只会让人感觉齐大非偶。”

“那怎么又与我纠缠不清？”疏真反捏了他腰间一记，问道。

“我们初见时，你在悬崖边的模样……”萧策回想起当初，下意识地将胸前身躯抱得更紧，“那般坚韧悲怆的神情，现在想来，仍然让人心疼……”

疏真乍听这一句，只觉得整颗心都火热起来，然而，当她想起当初那一幕时，心中更蒙上了无穷阴霾，不由颤抖了一下。

“还觉得冷？”

“不……”她低下头，深深埋入他宽大的朝服之中，暗夜中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带些脆弱意味，不复平日的冷静果决，“只是有些累了……”

暗夜中，纱帷随风而舞，将亲密相拥的两人遮在一处，掩去无尽旖旎风光。

苏合香的沉香将一缕血腥味压了下去，疏真闭上眼，将冰冷的脸庞埋入温暖宽厚的胸膛。

浓黑的眼睫在无人觉察的黑暗中微微颤动，掌心略微凝固的血痂再次在激烈紧握下迸裂——

我只是想握紧如今拥有的这一切，即使坠落阿鼻地狱，也甘之如饴。

尖利的指甲在黑暗中闪过凶险的冷光，一切随之归为沉寂。

疏真仍在昏迷之中，整个人好似在做什么噩梦，一会儿喃喃自语，一会儿浑身痉挛。

朱闻取过桌上水盆，不断以湿巾擦拭疏真的额头，但她的额头仍不断沁出冷汗。

“药已经灌下去了，为何还会如此？”

面对朱闻的质问，匆匆披衣赶来的叶秋亦是无话可答。

沉默了半晌，朱闻下定了决心，连被带起疏真，朝着中庭而去：“备车，我要去谒见父王。”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叶秋吃了一惊。

朱闻头也不回，夜色中，他的声音斩钉截铁：“父王那里，有秘藏的风干水晶果。”

叶秋一时恍然，随即皱眉道：“风干水晶果只能发挥一半功效，你何苦如此？”

“只要能缓解她的痛苦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
朱闻远去的身影带起一阵凛然秋风，叶秋张了张嘴，如释重负地苦笑道：“小师妹，真有人为你痴魔了。”

宫门已经下钥，夔王几乎是被人从寝殿生生唤醒的，他并未大发雷霆，只是从王座中居高俯视着长跪在地的朱闻，声音低沉，听不出什么喜怒：“水晶果乃是内库中无上珍藏，你居然要寡人为了你一个侧室而用？”

“是。”

朱闻一动不动，任由膝盖酸疼得有些失去知觉，仍岿然不动。

疾风呼啸声从耳边袭过，身后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，朱炎冷笑道：“你是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心！”

朱闻任由耳边血痕流下，擦也不擦：“儿臣如今心智无比清醒。”他停了一停，随即微微抬起头，眼中闪过让朱炎警惕的犀利光芒，“听说最近那个剩下的朝廷使者天

天在宫里大放厥词？”

不等朱炎回答，他的笑意越发充满戾气：“儿臣不才，倒是愿意做父王手中的这把刀，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。”

朱炎顿时目光一闪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彼此都是聪明人，他定了定神，只觉得荒谬可笑：“为了那个女人，你居然愿意顶下这个黑锅？”

朱闻微微一笑，笑意却未达眼底：“这个恶人总要有人来当。”停了一停，他道，“只是那颗水晶果，还请父王先赐予我。”

朱闻虽然未曾抬头，却仍能感觉到朱炎那森冷锐利的眼光停留在自己背上。良久，他才听到朱炎叹息一声，仿佛怅然若失，却又带着些不易觉察的轻松：“罢了，依你所愿……”

朱炎说完，凝视着起身告退的次子，心中却并不如表面上那般震怒，甚至是如释重负地微微一笑：“有在意之人，就意味着他还是有弱点的……”

徐陵安坐侧殿，虽然已是仲秋之季，他却仍执了柄乌木大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挥着。

礼宾司的官员已是额头见汗，也因反复解释而声嘶力竭：“这次王城骚乱，乃是狄人奸细所为，来自京城的客商和学子死伤众多也是一件憾事，尊使纵然悲伤，也不该迁怒我国！”

徐陵眼波带着些轻佻邪气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径自扬声笑道：“可真是稀奇，王城的普通百姓没伤到几个，朝廷的客商学子倒是出了这么多意外，大人觉得这合理吗？”

他声调讽刺带怒，心中几乎乐开了花，这次事起仓促，王城中四面起火，他很快接到眼线报告，萧策在王城的暗底人马被全歼了——消息若是传回京城，石秀大人定是会惊喜交加！

他心中畅快，口风却越加凌厉：“燮王殿下连我天朝的子民都不能善加保护，不觉得太有愧于圣上了么？”

他说得甚是大声，廊外来往官员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来，徐陵却深谙其中诀窍：他闹得越是激烈，回到京城后，他便越能博得“刚正不阿”“不畏强藩”的名声，只怕御史中丞的位置也会落到他的头上。

“说得真好！”

日光有些刺眼，有人从门外信步跨入。直到那身玄紫蟒服在眼前灿然生辉，徐陵还未反应过来，顿时就被一掌掴得眼冒金星。

有腥咸的液体从口鼻中流出，他伸手一摸满手鲜红。徐陵正是风光得意，被这一巴掌扇得近乎灵魂出窍，几乎不敢置信。

“你……你居然敢……”他咬牙切齿地怒喝，拔出背上长刀就要拼命，却被朱闻一脚踹开，头撞在地上，顿时披头散发。

“本君为什么不敢？”

朱闻的声音带笑，肆无忌惮中带着笃定的傲慢，眼神只能用凶残桀骜来形容，徐陵先前还曾私下调笑他“长得好”，此时却好似看见了恶鬼，浑身都如浸在冰水中一般，完全不能动弹。

“你言辞无礼，再三侮辱本君父王，对我燮国更是多有毁谤——你如此跋扈嚣张，朝廷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我正是替圣上好好教训你！”

朱闻的声音不疾不徐，却让从惊怒中醒来的徐陵怒不可遏，他气得面孔抽搐：“我乃天使，这是对朝廷的挑衅！”

朱闻的回答是一脚把他踹出了侧殿，让他整个人倒卧在门槛外，被人指点着嘲笑。徐陵手中长剑又出，一只带着赤红玉髓的手掌伸出，两指一夹，长剑顿时动弹不能。

“限你今天日落前滚出王城，否则就等着成为苍鹰的食物吧！”朱闻的声音压低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嗜血意味，徐陵茫然起身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顿时又引起哄然大笑。

朱闻抱臂站在廊下，发带下黑发肆意飘扬，好似很是潇洒不羁。

他看着有些头脑清醒的官员们那惋惜惊异的目光，知道他们是觉得自己鲁莽了——殴打朝廷使者，这是天朝破天荒第一次，就算不被燮王责罚，成为储君的希望也越发渺茫了——要登上王位，朝廷的册封是最为关键的一环。

他嘴角带笑，好似想到了所有，又好似什么都没想，过了片刻，便起身回了自己的殿所，看热闹的人们也就一边议论着，一边四散走远。

“为了你，暂时离那个大位远些，也不算什么……”

朱闻的低语，低得连他自己几乎都听不清。

疏真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仿佛在烟熏火燎之中，昏昏然地上下漂浮，有很多的梦境一闪而逝，半睡半醒间，好似有人把什么冰凉干瘪的东西放入自己口中。

无法吞咽的痛苦只是一瞬，随即有热烈的唇舌将东西渡入喉咙深处，那般缠绵爱恋着，小心翼翼的态度像在对待珍宝。

她好似听到有人在说什么“水晶果”，但转眼她又进入了另一个梦境——

幽幽冷风从窗外吹入，两旁银鹤双枝的宫灯被风吹得颤然欲熄。

“你先前的条件，我答应你了。”

疏真低声说道，声音中听不出什么喜怒，却也不像沮丧屈服的模样，这倒引得石秀多望了她一眼：“殿下……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”

他拖长的声音里，带着居高临下的揶揄和调笑。疏真不为所动，微微挑眉间，浓若点漆的双眸淡淡一扫，竟让石秀的笑容也为之慢慢收敛。

疏真端坐椅中，声音不疾不徐：“既然是交易，也该有个礼尚往来的意思——石君侯你该做些什么，自己心里也有数吧？”

石秀露出洞察一切的阴险笑容：“殿下不用担心——待诏命一到，什么真假公主，都不会有任何风声传出，这一阵天气多变，别院里死个把女眷丫头，实在也没什么稀奇，拉去城西化人场便是。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黑眸中不约而同地闪过冷光，虽然各怀心思，表面上却都极为畅快地笑了。

疏真端坐如仪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玉帘轻晃间，只觉得窗外无边夜雾笼罩下的重重宫阙更带上几分阴寒冷意。

她紧了紧身上的披帛，无声无息地笑了。

石秀这样狡诈阴沉的人，根本是不可相信的，谁能相信他会将这个把柄轻易毁去？

如今答应他的条件交换，不过是暂时麻痹他的警觉，拖延时间——疏真想到此处，玉齿在唇边紧咬：此时此刻，自己的刺客大概已经顺利达成目标了。

她雪白脸庞上浮现出一道不易觉察的冷笑，款款轻声道：“那么，本宫就多谢石君侯了。”她的声音不似平日般清冷，而是染上了脆弱和踌躇，“石君侯，本宫的身家性命，就全托付在你身上了，这可不能出什么纰漏啊！”

“殿下放心，石某岂是那种背信弃义之人？”

石秀的信誓旦旦在疏真耳中简直是笑话一桩，但她不动声色地看着石秀，仍有话说：“那个女人……”她有些欲言又止，“她是怎么到了你的府上？”

石秀见她居然摆出一副聊天的架势，倒也不急着告退：“其实这倒也真是缘分……”他毫不在意地侃侃而谈，好似浑然不觉一旁的宫灯即将耗尽，“十年前，我去山中狩猎，结果发现猎户家中有一位重伤昏迷的少女，看她相貌不俗，我便将她带入家中，让管家教养。”

石秀说得绘声绘色：“她先前只说是一般富家之女，近几年才肯逐渐吐露端倪——微臣素有忠君爱国之心，听到这种骇人听闻之事，怎能不管不问呢？”

疏真听到此处，简直要冷笑出声。

石秀却不顾她眉间的淡淡厌恶蔑视，仍在继续慷慨激昂：“不过，殿下这几年匡扶社稷，实在也是功劳莫大，真要揭穿您，我也实在狠不下这个心……”轻浮刻意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，“您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，要是因为我一句话而身首异处了，这可真是天朝第一惨事。”

他话锋一转，随即化为惋惜：“你也实在太过大胆，居然欺骗了世人十年，而没有任何人揭穿你——这么些年，萧大将军一直把你当成天仙一般供着，生怕唐突佳人，他要是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居然是如此卑贱的身份，该是什么表情呢？”

“何必提他。”疏真仍是不怒，声音却首次显出山雨欲来的压力。

石秀拍扇而笑，笑声震响了整个宫廷，这一瞬，疏真本能地感受到凶险。

石秀手中黑扇轻摇，一下将屏风推倒，雕梁画栋的精湛红木背后，竟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昂然而立——

疏真仍在昏睡之中，她好似梦见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物，在梦中不断发抖，嘴唇开阖间全然是无声的呻吟。

原本火热滚烫的身子却逐渐变得清凉和缓起来，水晶果似乎发挥了效用，她的呼吸也平静下来。

纱帐仿佛被人轻轻揭开，有了动静。

一双略有皱纹，但仍保养得很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开了纱帐一角，她手中的汤药在黑暗中冒着诡异的白雾。

血红色的石榴珠花在暗处熠熠生辉，颤巍巍抖动着。药碗逐渐靠近了疏真唇边。

“什么药这么香啊？”

突兀的一声轻问，把此人吓得一个哆嗦，碗里的药泼在锦被上，洒得一片湿润。

她骤然回头，却见暗处有人双手抱胸，正好整以暇地看着她。

那人手一挥，宫灯顿时大放光明，那含笑的神情让人觉得心寒意。

叶秋笑吟吟看着浑身哆嗦的华服老妇人：“我说这位婆婆，还没到冬天，你就抖成这样，该看大夫了吧？”

他摸了摸鼻子，笑道：“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就是大夫。”他随即上前接过那只碗，略微闻了一口，笑意越发加深，“这么下三滥的毒药是谁给你的？”

顺贤老夫人仿佛被吓得灵魂出窍，讷讷道：“是王后娘娘……”

叶秋啧啧有声说：“你说得还真顺溜——这么痛快就招了，十有八九是谎话。”